

4月26日,是贝聿铭大师100周岁生日。

贝聿铭无疑是全球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,之所以称其伟大,是因为贝聿铭善于从不同的文化土壤里汲取精华,游刃有余地穿越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。改革开放后,去国外多年的贝聿铭重返故园,设计建造了香山饭店、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和苏州博物馆等风格不同的建筑。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艺术,从某种意义上讲,其实就是贝聿铭的“中国自传”。



贝祖诒蒋士云夫妇



晚年贝聿铭



美轮美奂的苏州博物馆新馆



中国银行总部大厦



香山饭店

与中国银行的不解之缘

贝聿铭出身于中国近代一个著名的金融世家,当初父辈希望他能子承父业,但他拒绝了——这个拒绝,也许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,但却成就一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。

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是晚清时期苏州府学的贡生,由于父亲突然去世,他只好放弃学业,全力打理家里的产业,逐渐成为理财的一把好手。后来贝理泰被地方官揽入幕中,做了一名钱谷师爷。

1915年,贝理泰参与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,后来担任了苏州分行经理。贝理泰的几个儿子也都进入了金融界,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三子贝祖诒,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。

贝祖诒年轻时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做事,由于军阀混战,贝祖诒建议将广州分行迁至香港,获得同意。贝祖诒在香港白手起家,前后干了整整十年,是中银香港分行真正的奠基人。后来,贝祖诒得到宋子文的赏识,先后担任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。1940年代末,贝祖诒迁居美国,1982年底在纽约去世。

贝祖诒一生为中国银行服务几十年,因为这个缘故,贝聿铭心中一直有一个中银情结。

1982年初,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到纽约拜访了前辈贝祖诒,出于中国式的传统礼节,他提出让贝聿铭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设计一栋新楼,用于外汇及境外投资的管理和运作。当父亲转达了中银的这个想法后,贝聿铭当即应承,这便是香港中银大厦的最初由来。直到今天,中银大厦在高楼林立的香港,依然是最经典的现代建筑之一。

1990年代,贝聿铭又为中国银行设计了总部大楼。工程位于北京明清古城之内,紧邻故宫和中南海,在许多人眼里,贝聿铭接下这个活绝对是冒险之举,因为如何与周围这些重要建筑及自然环境融合是一个大难题,而且在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设计建筑,必须面对古与新、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,这似乎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儿。

对于这段经历,多年后贝聿铭依然记忆犹新:“这座建筑离故宫很近,所以只能把高度控制在北京市规划的要求之内,故宫周围是不能盖高楼的。可是业主想多盖一些房子,如果弄不好,房子会显得很笨重,办法当然是有的,那就是把里面挖空,做成一个中国的园林,外面用透明的玻璃。这样大家从外面看,里面是空的,建筑就显得轻盈起来。”这个巧妙的构思,带活了整座建筑,而大厦外立面又采用了贝聿铭善用的几何形体设计,既与周边建筑风格大体一致,又超越了传统,被行家誉为经典。

贝聿铭一直相信,他的建筑自己会说话,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苏州记忆

在贝聿铭记忆中,苏州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。

贝家是苏州望族,有名的狮子林原来便是贝家的私宅。1928年,贝聿铭随父亲贝祖诒从香港回到上海,由于祖父一直住在苏州,所以贝聿铭几乎每年都要回苏州住一段时间,美丽的狮子林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欢歌笑语——直到晚年,贝聿铭还是把狮子林称作“我的家”。

狮子林这个名字的来历与佛教有关,据说在元代至正元年(1341年),高僧天如禅师来苏州讲经,弟子“相率出资,买地结屋”,为天如禅师建造禅林。因园内有大片竹林,竹间怪石嶙峋,状如狻猊(狮子),加上天如禅师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,所以将这座园子命名为“狮子林”。

苏州园林的创意之美对贝聿铭有着深刻影响,他认为古典园林艺术妙在一个“曲”字,曲径通幽,迂回曲折,欲露先藏,变幻无穷。1935年8月,18岁的贝聿铭在上海登上“柯立芝总统号”邮轮,开始了赴美留学之路。他先入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,随之又来到麻省理工,最后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深造。在哈佛大学,贝聿铭有幸遇到了当时欧美建筑界的领军人物、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,在他的指导下,贝聿铭完成了学业,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,相继设计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、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、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、日本美秀博物馆、德国历史博物馆等驰名世界的经典作品。

在这些作品的构思中,都有贝聿铭童年记忆的影子,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记忆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中,与其如影相随且挥之不去,这正如他所说:“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苏州让我学到了什么。现在想来,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后来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的,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,而不只是自然而已。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,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。”

2002年,85岁的贝聿铭设计了极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苏州博物馆新馆,这也是他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件作品。贝聿铭的儿子、著名建筑师贝礼中对这个设计也有兴趣,但贝聿铭表示:“这个设计要是我做不了,我的儿子更不能做。因为他们的中文已经生疏了,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。”

新馆落成后游人如织,游客与其说是来看博物馆展品,不如说是来逛园林的——某种程度上,这座建筑对贝聿铭来说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叶落归根。



香港中银大厦

贝聿铭的『中国自传』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